古讖緯書錄解題（六）

陳　　槃

壹、河圖括地象圖　括地圖
貳、河圖帝紀通
叁、河圖著命
肆、河圖考靈曜
伍、河圖眞紀鉤
陸、河圖赤伏符
柒、河圖天靈
捌、河圖要元篇
玖、河圖皇參持
拾、河圖合古篇
拾壹、河圖占
拾貳、河圖聖洽符
拾叁、河圖考鉤
拾肆、河圖揆命篇
拾伍、河圖帝視萌
拾陸、河圖讖
拾柒、河圖紀命符
拾捌、河圖記
拾玖、雒書
貳拾、雒書甄曜度
貳壹、雒書靈准聽

河圖括地象圖（一無『象』字，一無『圖』字）　括地圖

敍　　錄

〔鄭玄注〕廣被不遺之謂『括』。『象』，猶貌也。審諸地勢，揩諸河圖。（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宋均注〕括地象者，窮地儀也（同上）。

〔楊升菴文集卷七六嶌嵎九州〕鄒衍言，九州之外，復有九州，載于史記。按其說曰：『東南神州曰旦土（元注〔下同〕：旦音與晨同），正南卬州（隋書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書作拾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南柱州曰肥土，西北玄州（隋書作營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尸子作慇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其言本荒唐。漢人作河圖括地象，全祖其說。隋代郊天，遂以其名入從祀之位。史炤通鑑釋文曰：此九州，其嶌嵎統四方之九州乎？或曰：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神農之九州也（柱州，一本作桂州；營州，一本作宮州，近是。宮與玄相近，未知孰是）。

〔朱彝尊經義考卷緯二〕按河圖括地象，其言雖夸，然大抵本鄒衍大九州之說。今節錄之，文

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形，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有五行，地有五嶽；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崑崙者，地之中也，有柱焉，其高入天，卽所謂天柱也。高萬一千里，圍三千里，有五城十二樓，出五色雲，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崑崙之山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地之門也。鳥鼠同穴，地之幹也。汶山，井絡也。太行，天下之脊也。

〔同上〕又按禹受地統書。考禮正義，天子祭天地山川文疏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崑崙者，地之中央，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此卽括地象之文。然則括地象又名地統書也。

〔黃奭逸書考河圖括地圖〕按括地圖卽括地象，故諸書所引多相同。

〔饒宗頤論釋氏之崑崙說〕漢人所見禹本紀，其言昆侖，更涉荒誕。司馬遷於史記大宛傳論之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禹本紀一書，後來羣籍徵引，又有禹大傳、禹受地記、禹受地統書諸異稱。禹本紀——史記大宛傳贊引、水經河水注引；禹大傳——酈道元注洹水條；禹受地記——尚書益稷疏引（弼成五服句下）、崔靈恩三禮義宗引；禹受地統書——杜佑通典注引。以上各書，皆依託禹以爲名。……玉海五十七引禹受地記云：『昆侖東南五千里之地卽神州』。禮記曲禮（疏）引括地圖文相同。說者因謂括地象與禹受地記應是一書（參王漢漢唐地理書鈔禹受地記跋）。道宣釋迦方志言，案河圖云：崑崙山東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文亦相同。蓋括地象原稱河圖括地象，其言崑崙，略擧如下……漢武所見之圖書，或卽河圖括地象、禹受地記一類之書乎？（大陸雜誌第四六卷第四期）。

案案書佚。舊有說郛、古微書、重訂漢唐地理書鈔（王謨輯。嘉慶鈔本）、諸經緯遺（青照堂叢書本）、黃氏逸書考、緯攟、緯書（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清觀我生齋鈔本）諸輯本。安居、中村二氏于綜合說郛、古微書、逸書考、緯攟四本外，復據元弘相傳本五行大義背記及中佚本天地祥瑞志，輯得四事，是爲緯書集成本，然間有遺漏；而逸書考所輯鄭注五十餘事則悉遭屏棄，未解其故（緯書集成中類此之例尚多，以下不復一一擧似）。又辭通卷一一東『號通』引河圖括地象注云：『淮南子曰，西北爲號通之維』（辭通以

爲號者，涉蹏字之形而訛）。此一事，諸家未收。然辭通所本，今亦未詳。

讖緯書皆言，括地象圖，夏禹所得，尙書刑德放：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藝文類聚職官部等引）。

得圖之處則有二說，易乾鑿度鄭玄注：

得括墜象圖於會稽（逸書考本葉七三引清河郡本）。

此言禹得圖于會稽。吳越春秋下越王無余外傳亦云：禹于『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所云宛委山，卽會稽山之支峯也。

其又一說則云得之河中，尙書中候曰：

伯禹在庶……握括命，不試爵。……（古微書本）。

舊注：

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

同書又云：

伯禹曰，臣觀於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舊注：

河圖，謂括地象。

案禹所得之圖，或曰括墜（古地字）象圖，或曰括地象，其實是一事。或云得之會稽，或云黃河，此則神話附會，不足辨。得自會稽之說，鄭注與吳越春秋並同，而河精授禹河圖之說，亦見于尸子（廣博物志十四引）。吳越春秋，東漢末趙曄所作。尸子卽尸佼，本秦孝公時人。二氏之書，固多譔集先秦以來之遺文舊事，然而亦比附讖緯。讖緯之興，當溯原于戰國晚季。但禹得括地象圖之說，究未審起于何時？金鶚氏據此書有鄒衍大九州說，因謂或卽鄒衍之徒爲之（詁經精舍文集十二緯候不起於哀平辨）。今案書有云：

十代，禮樂文雅並出（後漢書章帝紀注引）。

九代爲光武（後漢書光武紀：高祖九世之孫也）；十代則明帝，是不無頗晚之說矣。蓋其書本出于早年，後人加以增竄，遂爾有此耳。經義考說緯直以爲『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蓋其說有所未至。

謂括地象圖九州說本諸鄒衍，前儒楊愼、朱彝尊、金鶚、顧頡剛師（五德終始說下的

政治和歷史第二章）等，皆然。案淮南子墜形篇亦有九州說。然以校括地象圖九州說，其間不無異同：

淮南子墜形篇	括地象圖
東南神州曰農土（王夢鷗曰：御覽一五七引『農』作『晨』）。	東南神州曰晨土（逸書考本葉五下。槃案楊升菴文集七六、稗史彙編八嶌嵎九州條引鄒衍說並作『旦土』；稗史又注云：『旦』與『晨』通）。
正南次州曰沃土。	正南邛州曰深土（同上逸書考；又注云：『初學記作正南迎州，下注云：一曰次州』。槃案稗史引鄒說亦作『邛州』〔楊升菴文集同〕；又注云：『隋書作迅』。余案隋書禮儀志一今本作『迎州』）
西南戎州曰滔土。	西南戎州曰滔土（同上逸書考）。
正西弇州曰幷土。	正西弇州曰幷土（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書考本葉六引說郛五、古微書『幷』作『幷』；引初學記『弇』作『揜』。槃案隋志作『拾』）
正中冀州曰中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同上逸書考）。
西北台州曰肥土。（王夢鷗曰：『台州』，御覽一五七引作『括州』）。	西北柱州曰肥土（同上逸書考；又注云：『清河郡本「柱」作「桂」，亦誤。初學記「西北曰柱州」下注：一作「括州」』）。

正北沛州曰成土 （王夢鷗曰：御覽一五七引作『濟州』）。	北方玄州曰成土 （同上逸書考。槃案『玄州』，稗史引隋書作『營州』；又云：一作『宮州』）。
東北薄州曰隱土。	東北咸州曰隱土 （同上逸書考；又注云：『初學記「東北曰咸州」下注：一作「薄州」』。槃案楊升菴文集、稗史引尸子，『隱土』作『急土』）。
正東陽州曰申土。	正東揚州曰信土 （同上逸書考；又注云：『按「信」當讀如「伸」』）。

顧頡剛師曰：『這（淮南墜形篇、括地象圖）兩個名單，雖文字間有出入，大體還是相同，神州是其中的一州，可信爲鄒的遺說。案師說是也。括地象圖云：

>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天地精通，神明列序也（逸書考引藝文類聚六、初學記八、等）。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卽禹之九州也。上云九州八柱，卽大九州也，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逸書考引古微書；又云：『清河郡本無神州二字；八柱下有者字；禹貢下無赤縣二字』。又云：『自「上云」下，當是注』）。

此所謂『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卽鄒衍所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者也。鄒衍所謂『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前引括地象圖及淮南墜形篇中之九州，皆是也。淮南書中富方士思想。方士『怪迂』、善『變』，讖緯書說亦往往大同小異。方士作風，大率類此，所以括地象圖之於淮南墜形篇不無異同之辭也。然其中如『晨』之與『農』，『幵』之與『幷』，『柱』之與『括』，『括』之與『台』等，或由形近致誤，或以漫漶而譌；又況同出一書，而其異文亦隨在可見，古文籍中多此類，不爲怪也。

括地象圖云：『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所謂『九區』，于鄒衍書說中似無所見。案此亦不然。史記鄒衍傳『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是鄒書中有『區』說之明證矣。鄒傳所述者止于一『區』，然細繹其義，一州一區，天下必有『九區』，可毋疑

矣。以此推之，則括地象圖云：

夫九州之外，是爲八紘（逸書考〔下同〕引清河郡本）。

八紘，東南興區曰無澤，南方曰大嶲曰浩澤（槃案『方』下『曰』字疑衍），西南墳資曰丹澤，西方九區曰泉澤，西北大夏曰海澤，北方大冥曰寒澤，東北無邊曰大澤，東方大諸曰少澤（清河郡本）。

此亦言『區』，東南曰『興區』，西方曰『九區』，則『南方大嶲』、『西南墳資』『西北大夏』、『北方大冥』、『東方大諸』，亦各自爲一區矣。而『八紘』止得八區者，蓋神州亦當一區，合計之則是九區矣。

復次鄒衍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述其大要云：

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至於無垠。先敍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如上史公所述鄒書項目，以校括地象圖，除九州一事已前見外，其餘如『陰陽消息』『怪迂之變』、『閎大不經』、『先敍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覩』，此等事項，括地象圖中亦有其蹤迹可求。然吾人今日所見之括地象圖，固非全帙，而鄒衍之書，其文、其義，亦往往散見于現存各讖緯中，但使合而觀之，則鄒衍之說，一一皆可以按圖索驥，于此可證讖緯書說，大抵皆本鄒衍（別詳拙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本所集刊第二十本），而括地象圖之有鄒衍書說，特其一例，非全貌之謂也。

然若謂括地象圖乃至其它讖緯必全襲鄒衍之書，無復它家之說參雜其間，則固不可。由有它家之說參雜其間，因而疑及鄒衍書說在讖緯中所占之重要性，亦未可也。

括地象圖中復有西域傳說，岑仲勉氏曾舉似『地乳』一事云：

藝文類聚七引河圖：『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廚星。』太平寰宇記三〇引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崐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山上，時人亦謂此山鳳凰堆。』按外人稱帕米爾東南行之山脈爲喀喇胡魯木（Kara koram）辛卯侍行記五則謂喀喇胡魯木山亦在崐崙內，古人之地理區劃，遠不及現世詳備。讖書之崐崙，固可應用陶說，如是，則于闐南方之山，正在崐崙東南，亦卽周之岐山矣。『地乳』之說不經見，而東、西傳說，如此雷同，且與前文(二)(六)各條，同爲于闐族對周室有密切連繫之表示，是可不特別揭出以供史界之研論耶。斯坦因以地乳一節爲野說，爲後起。然讖書之具體，可決其形成於秦前，是則故事中之阿輸迦王，雖由佛徒牽傅，而于闐本土有地乳之號，應傳說在先。彼之批評，從漢籍觀之，殊難令吾人接受。易林泰之大有，『生直地乳，上皇大喜，賜我福祉，受(一作壽)命無極』，其意味與地乳資生無殊，亦漢以後地乳說之僅存者（詳兩周文史論叢漢族一部分西來說之初步考證四于闐傳說與中史之試比）。

饒宗頤云：

（淮南子）地形訓，白水出崑崙。離騷云：朝吾將濟于白水兮，登閬風而縶焉。洪氏補注引河圖：『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也』。證之康泰，恒水之源出崑崙山有五大流；山經西次三經，昆侖丘四水爲河水、赤水、洋水、黑水，此與佛家四河、五河說若合符節。括地象言『崑崙山滿爲四瀆』。四瀆說與印度之四河說亦復類似。最可注意者，爲崑崙天柱說，同於長含世記經言須彌山之天柱，溯其遠源，殆出諸阿闥婆吠陀（容當另論）。是知古圖書中之崑崙，已不乏印度神話之成分。豈由羌戎自西北而傳入中國，未可知也。此則遠在佛教之前矣（詳論釋氏之崑崙說）。

是謂括地象圖中又有印度神話。今案清河郡本河圖括地象云：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惡熱，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鄭注曰：日之所入名天毒國，日入時則振鼓，國人盡沒水以避日，氣蒸水沸，暑莫能盡避，或多熱死，日甚常焉（逸書考本葉十六上引）。

『天毒國』，史籍或作『天篤』，或作『身毒』，或作『天竺』，或作『天督』，卽

東印度（詳漢書西域傳上皮山國傳王先謙補注）。括地象圖已有東印度紀事，則其亦兼載印度神話，不爲異矣。印度之說已可傳入中國，則于闐傳說之入中國，更有其可能矣。

括地象圖舊有圖，東晉裴秀之言曰：

> 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之圖籍，唯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褋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稱引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湯球九家舊晉書輯本五、裴秀）。

案裴氏所謂『括地』之『圖』，卽讖緯及鄭注等所謂河圖括地圖（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著其目，止題括地圖，又不詳其至晚亦當出于東漢之世，並失之考），亦卽河圖括地象圖。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之述『古之秘畫珍圖』，有河圖括地象圖十一卷。此與裴氏所論，當是一事。自是以後，不見著錄，其遺文，今雖賴有輯本猶略存梗概，而圖則全佚矣（經義考悉緯分河圖括地象與河圖括地象圖爲二，不知古河圖括地象本自有圖，非二書也）。

河圖括地象圖亦簡稱括地圖，逸書考輯作河圖括地象『附』篇。實一事也。逸書考于『奇肱氏』條注云『按括地圖卽括地象，故諸書引多相同』，是也。

河圖帝通紀（一作帝紀通、或作帝統紀）

叙　　錄

〔朱彝尊經義考說緯〕河圖有帝通紀。……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槃案書佚。古微書、逸書考、緯攈、緯書（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並有輯本。近安居、中村二氏綜前三本爲緯書集成本。

經義考作帝紀通，注：『或作帝通紀』。今案占經九二引又有帝統紀，殆是一事。

何謂『帝通紀』？漢書李尋傳：

> 頗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愼也）。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廻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故曰通位帝紀

也。補注：先謙曰，紫宮中有紫微大帝之坐，故名中宮。天極星，卽北極五星之一。宋史天文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爲天樞。天樞，卽天極。此所云紫宮極樞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后妃之屬，環以匡衞。十五星，藩臣。總爲紫微垣，與人君宮垣，列位綱紀，消息相通，故曰通位帝紀也）。

天帝聰明，與人君宮垣、列位綱紀，消息相通，能視聽人君之行。曰『帝』、曰『通紀』，卽『帝通紀』之義矣。然則書或作帝通紀或作帝紀通者，並無不可。而或作帝統紀者，蓋誤也。又日本天文要錄引有河圖帝紀，疑脫『通』字。

經義考云：『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案文有云：『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皇靈』。西漢末葉，定漢家爲火德。火色赤。『赤應』，謂火德之瑞應，此方士媚漢之辭，朱氏說是也。

河圖著命（著，一作注）

叙　　錄

〔朱彝尊經義考說緯〕河圖有著命篇。……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槃案書佚。古微書、逸書考、緯攟並有輯本。安居、中村二氏因之，爲緯書集成本。

路史有虞氏紀注引作河圖注命。蓋因音近而誤。緯書集成本作河圖著明，未詳所據。

『著命』，漢人常辭。易乾元序制記『因象著命』（逸書考本葉三）；漢書王莽傳『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是也。何謂『著命』？莽傳師古注：『著，明也』。然則『著命』云者，明帝王所以受命之謂也。受命，漢人主要思想，亦卽讖緯之中心思想（別詳河圖稽命徵解題及河圖說命解題）。書云：

瑤光之星如虹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逸書考本葉二上）。

握登見大虹、意感，生舜（一作黃帝）于姚墟（同上）。

修己見流星，意感，生帝戎文禹，一名文命（前引書葉三）。

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湯（同上）。

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同上）。

此類感生神話，蓋讖緯家僞託，以明古代帝王受命皆有異于常人耳。此卽『著命』名篇之恉也。

夢占逸旨壽命篇第十三引：『太任夢長人感己，曰，爾子壽而昌』；竹書義證十二『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條引：『禹母有莘氏女名脩己』。此二事，未詳所本。諸家輯本並闕。當補收以俟考。

河圖考靈曜（一作考曜文）

叙　　錄

〔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考靈曜諸篇，顯然可見。

槃案書佚。舊有古微書、逸書考兩輯本（殷元正緯書有輯本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近安居、中村有緯書集成本。舊本止輯得二事，集成本于舊本外復據開元占經鈔本輯得四事。

『靈曜』謂日。廣雅釋天：『朱明、曜靈、東君，日也』。天問：『曜靈安臧？』王逸注『曜靈，日也』。『靈曜』、『曜靈』，一也。蓋『曜』謂日光；『靈』者，神之之辭也。然則『考靈曜』者，考察天象也。古微書曰『一作考曜文』，其義同也。

日月星三光亦可以稱『靈曜』，故尚書緯類復有三光考靈曜之篇。今河圖考靈曜其書云：

五政俱失，五星色明，年穀不登（緯書集成油印本葉一一一）

帝起受終，五緯合軫（同上）。

政失於春，歲星滿偃，不居其常（同上）。

是其所考，亦兼包五星，不但指日。

黃氏逸書考謂河圖考靈曜出於漢。案書云：

高皇攝政總萬庭，四海歸詠理威明，文德道化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逸書考

本葉四上）。

此爲方士媚漢而託，固不待言。然其中似亦有媚秦之作。書云：

秦王政以白璧沈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前引書）。

案班固秦紀論云：『呂政殘虐，然以臣諸侯十三，幷兼天下……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附錄）。所謂『河神授圖』，卽指此。考靈曜所謂『中有尺二玉牘』，蓋玉牘中有圖有書，方士託之，以爲此乃天授。時人信以爲然，故班氏亦曰『蓋得聖人之威』矣。『玉牘』亦或作『玉板』，故河圖緯復有河圖玉板龍文之篇目（別詳河圖玉板解題）。

秦始皇初年借用方士，方士『以鬼神事』，嘗『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史記本紀）。又『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同上）。疑此亦出方士所爲。蓋方士之于始皇，亦有得志、或不得志。如本紀此記，當是不得志方士託此以醜詆始皇者。而前引考靈曜之文，則是方士託此以神化始皇者也。傳說久之，卽班氏亦不能辨，故秦紀論遂信以爲然矣。

河圖眞紀鉤（一無『紀』字）

檠案書佚。古微書、逸書考、緯攈諸家所輯，止存『王者封泰山、禪梁父……』一事（殷元正緯書有輯本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緯書集成本據天文要錄、天地祥瑞志、占經三書，所收乃增至三十四事。

『紀』者記錄。『鉤』謂考索、考驗。魯相史晨碑：『鉤河擿雒，卻揆未然』。彼『鉤』此『鉤』，義亦相近。易乾元序制記：『鉤効紀錄，興亡授度』。曰『紀』曰『鉤』，卽『紀鉤』之謂矣（參河圖稽曜鉤解題）。逸書考、緯攈書題並無『紀』字，蓋誤。

上引乾元序制記鄭注：『言天能鉤驗五星，記其次弟興亡，天人皆授法度』。今眞紀鉤所言，大抵皆天象占驗之事，是河圖之『紀鉤』與乾元序制記之所謂『紀』『鉤』其義一矣。邵瑞彭以『鉤』爲『鈎』誤（引見河圖稽曜鉤解題），其說非矣。

眞紀鉤又云：

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有二君。

案續漢書祭祀志上，河圖中此類之說，乃建武三十二年十二月，梁松等所奏上（別詳河圖提劉子解題）。蓋河圖書舊傳此說，而梁松等據之也。又河圖稽耀鉤亦有此文（據說郛五及清河郡本），蓋讖緯之篇互相鈔襲，此例甚多，不足異也。

河圖赤伏符

敍　　錄

〔陳普〕王莽以哀章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爲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光武初興，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爲大司空；以讖文，用孫咸爲大司馬，羣情不悅，始以吳漢易咸。後欲以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秀者，何足道哉！（經義考卷二九八說緯引）。

〔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中赤伏符諸篇，顯然可見。

槃案書佚，舊有逸書考、緯攈兩輯本，止得二事。殷元正緯書有輯本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

漢末有火德之說，故曰『赤』。『符』者，帝王受命之信物，即所謂符瑞、符應，讖緯書恒辭（參河圖會昌符解題）。

後漢書光武帝紀：

>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槃案續漢書祭祀志上引作『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

赤伏符文，始見于此。秀，光武名也。光武于王莽天鳳年間（王莽建國六年，改爲天鳳）嘗之長安『學世事朝政』（後漢書本紀參東觀漢記光武紀），彊華與光武同寓所，故曰『同舍生』也。謂此時已出現赤伏符矣，此事可疑。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四年四月：

世祖（光武）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王）尋（王）邑易之……與漢兵戰，不利……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先是衞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爲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目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爲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衞，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王莽），東降南陽天子，可目全宗族，不者俱滅矣。

案傳謂道士西門君惠引讖記言『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此讖記亦指赤伏符。國師公謂劉歆。歆于哀帝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漢書本傳）。赤伏符言『劉秀發兵捕不道』，歆亦改名秀，故以爲歆名與符讖合也。歆本傳師古注引應劭說云，歆之改名，由欲以趨合赤伏符讖。案後漢書竇融傳，融等亦云『故劉子駿（歆）改易名字，冀應其占』。應說本此。實則歆之改名，因避哀帝諱（本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說），彼時天下，亂象未成，歆何敢遽萌非分之想，不虞殺身滅門之禍耶？且已以爲歆之改名，冀以應讖矣，何以歆竟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豈前此都無所見，必待此時乃知之耶？余以爲此符殆僞託于地皇四年，光武大捷昆陽之後。蓋此時新莽大局已無可收拾，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繼起，軍民皆歸心，劉氏復興之望，集于一身。時人固信讖，而光武尊奉之尤篤，赤伏符之託，事有必至，此乃人爲之也，非天也（別詳拙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陸王莽作風之影響下章。本所集刊第十六本葉四八——五〇）。

赤伏符第二事曰『王梁主衞作玄武』，見後漢書王梁傳，傳曰：

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從（世祖）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及卽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衞作玄武」。帝以野王，衞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爲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目其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目便宜進軍。帝目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

餘，目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爲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奏劾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

據傳，是王梁固有功，然亦不無過，不可以爲賢大司空。陳普謂『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是亦以赤伏符爲妄。陳氏復論及孫咸。案光武卽位，以讖文有『孫咸征狄』之文，因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皆不悅（後漢書景丹傳）。是孫咸之讖亦僞也。余又考後漢書尹敏傳：『建武二年……帝目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是其時增損圖書以竊冀非望者，蓋已成習見之事矣，于王梁孫咸何怪！

河圖天靈

敍錄

〔黃奭逸書考通緯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天靈諸篇，顯然可見。

槃案書佚。逸書考、緯攟有輯本，止得一事。

『靈』，神也（書泰誓僞孔傳）。神之精明者也（毛詩大雅靈臺傳）。天神精明，故曰『天靈』矣。『天靈』，兩漢以來恒辭，晉李興諸葛丞相故宅碣表：『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是也。楊雄法言目第八：『聖人淵懿，繼天測靈』。曰『天』曰『靈』，簡言之，亦卽『天靈』矣。桓帝尊匿貴人爲孝崇皇后詔『與天合靈』（全漢文卷七引東觀漢記），卽與合『天靈』之謂矣。方士以河圖爲天授神物、天神之言（左傳孔穎達正義隱元年『仲子生』條引舊說，『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眞是天命』），故亦以『天靈』目其篇矣。班固西都賦：『俯協河圖之靈』（文選卷一）。此河圖之『靈』，亦卽『天靈』之謂矣。

天靈文云：

『趙王政以白璧沈河，有一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

尺二玉牘（御覽八〇六）（槃案『來』下闕文。河圖考靈曜此條『來』下有『授』字是也。如此，則其讀當爲：『「祖龍來」！授天賓，開，中有尺二玉牘』）。

緯攈本校注云：

說郛引作尚書考靈曜，趙王作秦王。初學記引作河圖考靈曜。天中記、唐類函皆作河圖考靈曜。

案一事別見，古讖緯中習見，蓋皆互相抄襲成書，不祇此而已也。

逸書考謂河圖天靈此文『出於漢』。余則謂此文殆出于始皇之世，蓋方士阿諛始皇而託此以神化始皇者也（參河圖考靈曜解題）。

河圖要元篇（『要』或作『內』；篇或作『經』）

敍　　錄

〔楊慎丹鉛續錄卷七〕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蓋漢世讖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朱彝尊經義考卷緯〕按要元篇亦見陶隱居眞誥云：『是第四十四卷中語。』非用修臆撰。

槃案書佚。古微書、逸書考、緯攈並有輯本，止得一事。殷元正緯書有輯本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

逸書考云：『眞誥十一引作河圖內元經文，起作仕』。案學津本眞誥『內』仍作『要』；『仕』作『往』；『壇』作『山』；『脈』作『眡』。

胡應麟云：『在楊氏談苑醍醐所記，以用修語，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四部正譌河圖要元篇條）。案此文亦見眞誥十一，朱氏已論之。又御覽一七〇亦引之，但題曰河圖，無子目。古人引書，多類此。

河圖皇參持

敍　　錄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六四緯〕按皇參持文云：『皇辟出，承乾訖。道無爲，治口（一本不闕字，是也）率被。遂矩獻。作術開皇邑（一本作色。案此句字有脫誤），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王劭以爲隋

受命之符，以有『開皇』字也。

槃案書佚。舊有逸書考、緯攈兩輯本。殷元正緯書有輯本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緯攈所輯者止隋書王劭傳所引一事，前錄經義考所引者是也。逸書考除王劭傳外，復從易辨終備中輯得一事，文曰：

天以斗視日發明，皇以戲招，始掛八卦談。

案原文有鄭注云：

皇參持，河圖名也。言以北斗之星視聽，而以日月發其明，以昭示天地。三皇伏戲始卦，以示後世之人，謂始觀見之矣。

此注，逸書考未收，當補。

據鄭注，則所謂『皇參』，蓋卽『參皇』。參、三古通，參皇卽三皇矣。文云『皇以戲招』，鄭注謂『戲』卽『伏戲』（亦卽伏羲。槃案風俗通皇霸篇引尚書大傳亦曰；『伏羲爲戲皇』）。然則王劭傳所引『遂矩戲』，『遂』卽遂人（燧人）矣。三皇之名尚闕其一，蓋卽神農矣。文有闕，故其名不見。讖緯書禮含文嘉（風俗通皇霸篇引）、雒書甄耀度（路史卷一引。曲禮正義引甄曜度，無雒書二字）並以伏羲、神農、遂人爲三皇，則皇參持之三皇，度亦不例外也（三皇之名，舊籍各異其說：或曰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或作人皇；或曰伏羲、女媧、神農；或曰伏羲、神農、祝融；或曰伏羲、神農、共工。詳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第四篇三皇傳說之起源及其演變。古史辨册七）。

『持』，執也。讖緯書有中候握河紀、中候握契、春秋握誠圖、孝經左右握。『持』『握』義同，然則『河圖皇參持』者，蓋謂三皇持此河圖，亦卽握此河圖也。文有云：『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謂帝任政則河曲出圖，爛然可述，蓋卽述河圖之謂也。

河圖合古篇（『合古』或作『令占』，或作『舍占』）

敍　　錄

〔黃奭逸書考河圖合古篇〕案御覽四引河圖令占篇云：『地淪月散，必有立王』。『合古』、『令占』，必有一誤。』

〔又河圖緯〕緯出於漢，如河圖中合古諸篇，顯然可見。

〔喬松年緯攈河圖令占篇〕愚按『令占』與『合古』，字相似，疑卽是『合古篇』，傳寫別誤

耳。

〔邵瑞彭緯書釋名〕五行大義論五行及生成數篇引孝經援神契言：『以一立，以二謀，以三出，以四孳，以五合，以六嬉，以七變，以八舒，以九列，以十鈞。五是土之生數，十是土之成數。以天之五，合地之十，數義斯畢。所以五言其合』。今考書緯有中候合符后，春秋緯有合誠圖，河圖緯有合古篇，蓋取義於五合。

案書佚。殷元正緯書有輯本河圖合古篇（元註：一名河圖令占篇）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逸書考輯本止得『帝劉之秀……』一事。緯攈同，而別立河圖令占篇，據御覽四引『地淪月散，必有立王』一事。緯書集成與緯攈同，而于令占篇補開元占經七六引『將失政不法則星亡，然將強大也』一事。余考『合古』、御覽引作『令占』，而開元占經引又有『河圖舍占篇』。案合古篇始見於續漢書祭祀志上，各本無異文，當可從。令占、舍占，皆形近致譌耳。

續漢書祭祀志上，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皆上言，當封禪泰山。帝不許。三十二年正月，帝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愼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泰山刻石，文曰：

> 河圖赤伏符曰……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

合古篇爲建武三十二年正月梁松等所奏上，當卽梁松等所僞託，情事顯然。河圖會昌符曰『誠合帝道孔矩』，謂合于古帝王之道與孔子之矩法也。然則河圖以『合古』名篇，其義在此。文云『帝劉之秀，九世之名』，並指光武（詳本紀）。曰『帝行德，封刻政』，謂光武誠合帝道孔矩，可行封禪也，卽『合古』之謂也。邵氏『取義於五合』之說，未免迂曲。

河圖占

案書佚。宋書五行志引『日薄也』三字，緯攈以之入河圖令占篇。緯書集成本

同。余考排印本乾象新書殘卷三日中黑氣占類引河圖占曰：

> 日中有黑氣，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奄日光也。其占類日蝕（晉書天文志中引無首句；『盛』作『掩』；『其占』，無『其』字）。

宋書所引，其文略，可以此條補之。

又河圖令占卽河圖合古之譌（別詳河圖合古篇解題）。然則河圖占蓋別是一事。

河圖聖洽符

案書佚。舊有逸書考、緯書兩輯本。逸書考本從開元占經中輯得五十九事。安居、中村二氏于舊輯外，復據別本占經鈔本輯得七十八事。綜合爲緯書集成本。

『聖洽符』者，謂聖人（帝王）德洽則符瑞應之而出也。中候準讖哲：『管子曰，昔者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大山』（逸書考本尙書中候葉三）。曰『聖』、曰『洽』、曰『符』，卽『聖洽符』之謂矣。雒書靈准聽：『洛水地理，陰精之官，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與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羣。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逸書考本葉三）。曰『聖』、曰『洽』、卽『聖洽』矣。曰『授瑞』、曰『吐圖』，亦卽符瑞、符應矣。漢人篤信方士讖緯此說，故史記司馬相如傳，遺封禪書曰：『陛下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應期紹至』；漢書王莽傳：『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曰，今九族親睦，百姓旣彰，萬國和協，黎民時雍，聖瑞畢臻，太平旣洽』。漢人用讖緯書『聖洽符』之義，此其例矣。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會注考證：楊愼曰，與後言符瑞如黃龍、寶鼎相應）。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此其言『受命帝王』、言『德』、言『符瑞』，亦卽『聖洽符』之謂。『聖』字雖未明白拈出，然所謂『受命帝王』，所謂『德』，卽『聖』之謂矣。與司馬相如遺封禪書之義可互證。梁玉繩曰：『三代以前無封禪，乃燕齊方士所僞造，昉于秦始，侈于漢武。此（封禪）書先雜引鬼神之事，比類見義，遂因其傳會，備錄于篇，政以著其妄，用意微矣。……或問：封禪雖禮經不載，然管子、莊子、韓詩外傳皆言之。……豈俱不足信歟？曰：管子

雜篇，多後人附竄，非其本書；而管、莊于諸子中最顯，因並竄焉』（史記志疑卷十六）。案梁氏此論，可謂有識矣。

聖治符以聖帝王之符瑞、符應爲主題，篇中此類事項，今可考者有如下六則：

少微色明潤，熒惑入之，光彩培增，朝多賢良之相，列大夫皆忠直，人主耳目聰明，政令得宜，人心悅服，天下和（逸書考本葉二下）。

翼星黃潤明朗，皆夙興夜寐，勤心工作，天下豐嘉，四海乂安（同上葉五下）。

客星犯人星，羣策輔佐朝國，天下平安（同上葉六下）。

紫宮和而正，則致鳳皇，頌聲作（緯書集成本葉一二二）。

流星犯抵天一、太一者，五穀成熟，人民安樂，天下太平，鄰國寧（同上葉一二四）。

有星，其色黃白，方不過三尺，名蓬星，見則天下道術士當有出者，布衣之士貴，天下太平，五穀成，人民寧。期一年，遠二年（同上葉一二七）。

國家禎祥之說不祇此，蓋其文有闕。

篇中亦頗有漢人辭彙，如云『舞文』：

塡星逆行，乘犯東壁，執法之吏有舞文售奸者，獄訟不公，災禍將至，期不出三年（逸書考本葉三上）。

案史記張湯傳：『必舞文巧詆』；又：『舞文巧詆以輔法』；漢書酷吏王溫舒傳：『舞文巧請』。是『舞文』，漢人恆辭。又有『宰相』（逸書考本葉一上）、『大將軍』（緯書集成本葉一二七）並漢官，說見河圖解題；『女主』（逸書考本葉一一七）、『白衣之會』（同上本葉一二八）並漢人之辭，說見河圖解題及河圖帝覽嬉解題。

又有周末、秦、漢間人之辭，如云：

流星突犯左角，左將軍戰死（逸書考本葉六上）。

案續漢書百官志一將軍條：『又有前、後、左、右將軍』。集解，惠棟曰：『漢官解詁，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皆掌兵及四夷。……宣、元以後，雖不出征，猶有其官，位在諸卿上也』。是左將軍，周末以後始有之官也。

然其間亦有春秋以來相傳之遺文舊義，如云：

流星抵令星，有兵起，天下不安。若出令星，王者使諸侯行令四方（緯書集成本

葉一二四）。

案『王者使諸侯行令四方』，此于春秋之初，偶亦有之，如隱十年左傳：蔡人、衞人、邾人不會王命。多，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桓九年左傳：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春秋大事表二十：『是時王室，猶能興師諸侯，猶能擧方伯連帥之職，輔嫡長以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是此時猶有王命諸侯之迹。自春秋中葉以後，則王室如贅疣，命令不行于四國矣。戰國以後，更毋論矣。然則『王者使諸侯』一辭，蓋舊矣。

河圖考鉤

槃案書佚，緯攟從文選陶徵士誄李注中輯得『有壤者可穿』五字。殷元正緯書有輯本河圖考鉤一卷（陸明睿增訂），未得見。

『鉤』『考』義同，謂考索、考驗，古人自有複語。邵瑞彭以『鉤』爲『鈎』字之譌，非是（詳河圖眞紀鉤解題）。

河圖揆命篇

叙　錄

〔朱彝尊經義考說緯〕河圖有揆命篇。……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槃案書佚。舊有緯攟輯本，止得二事：

倉、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

孔子年七十，知圖書，作春秋。

『揆』，度也（說文手部）。『命』，聖帝王受有天命之命。董仲舒對策：『臣聞，命者，天之令也』；又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漢書本傳）。讖緯書之所謂『命』，此類是也。後漢史晨謁孔廟奏銘：『鉤河擿雒，却揆未然』；蜀志先主劉備志，故議郎陽泉侯劉豹等上言：『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曰『揆』、曰『推揆』，卽漢人援引讖緯、推度帝王受命之事矣。

此書于推度帝王受命，事義未甚詳備，蓋其文有闕。

河圖帝視萌（一無『帝』字。『視』或作『觀』）

槃案書佚。殷元正有輯本（陸明睿增訂），未得見。緯攈帝視萌條云：『帝王世紀有此篇名，而無其辭』。考錢熙祚輯本帝王世紀（據事類賦註三引）云：

> 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霧除，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指海本葉八）（『帝遊洛水之上』以下，亦見經義考卷緯引）。

此所謂有其篇無其辭也。河圖帝視萌一辭，緯攈所見帝王世紀同，而唐劉賡稽瑞『封中雲起、洛上帝觀』條引作河圖帝觀篇（後知不足齋本）。蓋作帝視萌篇者是也。水經注卷一五洛水注作河圖視萌篇，是省『帝』字，其文曰：

> 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

酈注于此文不著出處，然與帝王世紀所說是一事，但取舍不同，故互有詳略耳。

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卷廿七引河圖帝視萌曰：

> 違天地者凶，順天時者吉。春夏樂山高處，秋冬居卑深藏，吉利多福，老壽无窮（雲笈七籤卷三二養性延命錄引『違』作『侮』，『老壽』作『壽考』，『无』作『無』）。

帝視萌文，以余所知，唯此一事。然帝王世紀與水經洛水注所述，必亦是帝視萌篇中文字，無疑也。

河圖祿運法：

> 天大霧三日，黃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大雨七日七夜，魚流而得河圖（逸書考本葉三）。

此與帝王世紀、水經注所引，亦是一事。讖緯之書，篇目繁多，而事義亦往往彼此互見，未能知其孰爲原本、孰爲抄襲也。

何謂『帝視萌』？『萌』者，草木芽也（說文艸部）。事之始生曰『萌兆』，說苑：『萌兆未現，見存亡之機』（輔行記第二之五引）；歙縣志方儀傳，對漢明帝曰：『臣受書先師，推步萌兆，今咎時且至』（志注云，出元祕書李孝光孝集。洪頤煊讀書叢錄卷二十三曰：疑是謝承〔後漢書〕之文）；東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帝堯萌兆生長，葬陵在於

咸陽』。亦或止曰『萌』。新語道基篇：『杜漸消萌』；淮南子繆稱篇『福之萌也緜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漢書張安世傳，魏相上封事曰：『安社稷，絕未萌』；說苑正諫：『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後漢書郎顗傳，便條便宜七事，其三事曰：『君子遠覽，防微慮萌』；又丁鴻傳，上封事曰：『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又文苑杜篤傳：『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目示姦萌』。如此之等，未可悉數。或曰『萌兆』，或曰『萌』，其義一也。蓋兩漢間恆言也。由是論之，帝視萌文云；『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負圖書』，『始得圖書』，蓋謂黃帝視此圖書之萌兆也。其萌兆伊何？而其文已闕也。易是類謀：

皇觀鉤、堂、房、斗、能，帝視河洛緯，合謀。注：鉤、堂、房、斗、能，皆星名。言三皇觀此宿而動作，五帝則視河洛五緯而合謀（逸書考本葉三）。

曰帝視河洛緯而合謀、曰帝視洛水圖書之萌兆，可比類也。

孝經援神契：

奎主文昌，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初學記文部引）。

蒼頡視洛出龜書，垂萌畫字；春秋演孔圖亦云：『倉頡四目，是謂並明，畫象天地，機度垂萌』（逸書考本葉十九上）。蓋謂倉頡視洛書，畫象天地，文字由是始萌芽矣。則黃帝視洛水圖書之萌，亦必有所作爲矣。然而無文可考矣。

河圖讖

槃案書佚。逸書考輯得一事云：

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戢翼翔且鳴（南史齊高帝紀）。

此七言古詩，字句生硬，每句用韻，漢以來有此一體（參龍魚河圖解題）。

緯書集成引此條不著篇目，逕附河圖聖洽符後，未詳所據。

河圖紀命符

槃案書佚。輯本未見。經義考迻緯篇著其目，注云：『見抱朴子微旨篇』。余檢

徵旨引其文二事云：

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

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孫校：藏本作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元注：或作一日）。

案此神仙家說也。自戰國末葉以來，燕齊方士皆喜言神仙，秦皇、漢武使人入海求長生不死之藥，卽燕齊方士之說使之然也（參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封禪書）。讖緯之託亦出于此時，史記秦始皇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論衡實知篇曰：『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錄圖，或作綠圖，卽河圖（別詳綠圖解題），是方士造託讖緯之例也，方士之僞託讖緯，不止此一事，今日吾人可能見到之讖緯，大抵皆方士說也；而方士皆祖述鄒衍，故劉師培云：『圖讖之詞，神仙之術，大抵均出於鄒衍』（西漢今文學多采鄒衍說考）。案鄒衍有重道延命方（漢書劉向傳），是鄒衍兼神仙家也。鄒衍所著有主運，其『五德終始』說又言『符應』（史記孟荀列傳附鄒衍傳），此二事固讖緯思想之骨幹，又不待論。然則劉氏推本鄒衍之說，亦無可疑也（別詳拙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讖緯之來歷如此，然則今河圖紀命符之有神仙家說，不爲異也。

右河圖紀命符二事抱朴子引其文，且云，亦見赤松子經及易內戒。案赤松子經，神仙家言；易內戒及河圖紀命符則讖緯也。讖緯之書，篇目繁富，然其內容，大都皆重見，複出，彼此互襲，方士之喜于作僞，此又其一例矣。

復次篇題曰『紀命符』，度其義，當是紀帝王受命符應之事，而今無其辭，蓋其文已闕矣。

河圖記　（『記』一作『紀』）

槃案書佚，輯本未見。唐蘇鶚蘇氏演義卷上引『風者天地之使』六字。唐李鳳天文要錄所引有河圖紀十一事（日本鈔本。參中村璋八天文要錄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叢第二號）。『

記』『紀』字通，當是一書耳。

雒　書　（『雒』一作『洛』）

敍　錄

〔孔穎達尚書洪範正義〕引見河圖解題。

〔程大昌易原論有河圖而無字〕同上。

〔胡應麟四部正譌卷上〕同上。

〔王忠文集洛書辨〕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于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尚書古文疏證七、葉四六下引）。

〔顧起元〕讖緯前紀（三十五篇）之外，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經義考卷緯引）。

〔劉節洪範疏證〕河圖、洛書之名，前人謂出於先秦者，因見易繫辭有『河出圖洛出書』之語；而莊子天運篇引巫咸紹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節案易繫辭及莊子天運篇，皆漢代之作，其言皆出洪範後。天運篇所謂九洛，卽九疇洛書也。

、案書佚。舊有黃氏逸書考、緯書（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經緯書類（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緯攈諸輯本。安居、中村二氏于綜合逸書考、緯攈二本外，復據天地祥瑞志、開元占經鈔本，輯得數十事，是爲緯書集成本。惟以余所見，尚有如下三事：

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晉書天文志上）。

黑帝起，黑龍見（稽瑞。後知不足齋本葉五一）。

王者之瑞則圖之（陶穀述龍門重脩白樂天影堂記）。

諸家輯本並未收，當補。

『雒』，諸家引或作『洛』。蓋本作『雒』，假作『洛』。段玉裁曰：『今學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無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載於經

典者晝然。漢四百年，未嘗淆溷。至魏而始亂之。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黃初元年改雒字之始。曹丕欲改佳从水，而先以漢去水加佳爲辭，竟若漢以前本作伊洛；而漢始改之者。漢果忌水，則國號漢者，將何說乎？卽如顏籀云，光武以後始改，光武又何以不改漢而改洛乎？……』（詳經韻樓集伊雒字古不作洛考）。案段說詳覈。馮登府、汪之昌二氏並有辨（馮著見石經考異尙書多士『有幹有年于茲洛』條、汪著伊雒字古不作洛辨，見青學齋集卷二）。然不足以難段氏。至其謂漢人已二字通用，則碻也。

易繫辭上：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

此之所謂雒書，究爲何物，所言何等，諸家所說不同。南宋吳人兪琰，謂『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之白而有文者也』（兪氏易集說繫辭傳上）。此說頗平實而有理致。自餘諸說，並不無可議。兪氏又曰：

洛書之說，則他經無所見。孔安國注洪範，乃以爲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愚案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亦何所據而有是說耶？……蓋皆出于緯書也。緯書不經，牽合附會，怪誕之甚。漢儒多習讖緯之學，其爲義疏，往往採諸緯書。自其有九篇、六篇、赤文、綠字之說，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附者，豈不甚可笑哉！……南軒張氏曰：『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也』。

孫星衍曰：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曰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案劉向以爲三十八字，劉歆以爲二十字，並見洪範篇正義）。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

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敍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問字堂集河圖洛書考。經解本卷七七四）。

孫詒讓曰：

尚書洪範，原本雒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說咸謂：『初一曰五行』至『畀用六極』六十五字爲雒水所出龜書，禹得之以爲九疇。馬、鄭所論略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議。顧彪、劉焯、劉炫、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數緐簡之間。今所見龜文殘版，徑一二寸者，刻字輒數十。計元龜全甲尺二寸，必可容萬名以上，以相推例，雒水龜書，殆亦猶是。蓋本邃古之遺文，賢達寶傳，刻著龜甲，用代簡畢。大禹浮洛，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候詭託，以爲神龜負書，文琭天成；後儒矜飾符瑞，遂若天璽神讖，祥符天書，同茲誣誕。實則契龜削甲，古所恆覩，不足異也（籀高述林卷五契文擧例敍）。

兪樾曰：

（參同契云）『上察河圖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和考三才』。按以此觀之……則知洛書卽是地理。必古來易說相傳如此（兪樓雜纂三十四參同契條）。

章炳麟曰：

庖犧之王，不知所自始，其先慮或有能攫畫采飾者矣。枳棘之未伐，九有之未列，雖趨中夏，無以知中夏之形也。河圖者，地宜也，獲于行迷，而見其有行列，成文章，雖腐木則珍之。吾安知鬘駭河圖以爲天賜者，非重耳之塊邪？吾安知夫前乎庖犧者，不有聖哲之士邪？彼且儀其地之象而淪于河，庖犧得之而以爲陳杗，斯猶蕭何之收秦圖籍，以知地形隘塞也。夫何瑰佹矣哉？禹之雒書，其猶是圖矣。票忽遇而拾之，寵靈其書，以爲天賜。誠與僞，亦兼有焉（詳檢論卷六、葉一五）。

戴君仁曰：

河圖洛書是古代的一種符瑞。

圖書是石製的，上面刻着靈異動物的形象。

圖書是使民心歸附，是一種政治方術（河圖洛書的本質及其原來的功用。文史哲學報第十五期）。

今案孫氏以殷虛卜辭之用龜甲刻字，推例所謂雒出書，『殆亦猶是』，此說頗堪玩味。惟仍相信漢儒之說，謂其內容卽洪範『九疇』，『蓋本遂古之遺文』，此則不思之甚。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卽漢儒劉歆、班固之所謂『九疇』（洪範正義：『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向〕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歆〕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敍，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大禹以前，『邃古之世』，豈有五行思想？又豈有此等高級之精神文化？兪樾氏地理之說，亦不可以語遠古之世。章氏謂庖羲之先，或有聖哲之士畫此地圖，尤其不可想像。戴君仁先生石製瑞圖之說，以之解釋先秦之所謂河圖，可備一義。以之解釋雒書，則不無可疑。蓋『書』與『圖』自有別。雒書固不可以爲雒圖也。至鄭康成據春秋緯，謂卽讖緯之洛書六篇。此說甚繆，宋以下諸儒闢之是也。莫善夫桓譚之言曰：

>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增加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新論啓寤）。

託河圖、雒書者不止一人、一事，故其書人自爲說，紛紜雜陳，都無統紀。其在河圖，解題別見。今論雒書。案讖緯之書，謂雒書之出，黃帝時有之，中候握河紀云：

> 黃帝巡洛，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曰威（一無『曰威』二字），赤文像字，以授軒轅（逸書考本葉六）。

蒼頡帝時亦有之，河圖玉版云：

> 蒼頡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於玄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逸書考本葉一下）。

唐堯時亦有之，中候運衡云：

> 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雒。……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逸書考本葉十三下）。

夏禹時亦有之，河圖云：

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列背而出（逸書考本葉一九）（易乾坤鑿度『周易』下鄭注：禹時『於泰穴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太易既行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案鄭氏此注，蓋亦本讖緯家說。然今無可考）。

商湯時亦有之，雒書靈准聽云：

湯臂四肘，在亳，能修其德，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又有黑龜，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逸書考本葉六）。

周文王時亦有之，易乾鑿度云：

初世者戲也。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予。鄭注：伏羲初還十言之教而畫八卦。文王乃通其教（逸書考本葉六）。

成王時亦有之，中侯摘雒戒云：

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有玄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止躋于壇，赤文成字（逸書考本案葉二四）。

讖緯之所謂雒書，又不定是龜書，易坤靈圖：

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逸書考本葉四）。

是謂此雒書出于黃龍。河圖挺佐輔：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逸書考本葉二三）。

是謂黃帝所得雒書，見于鯉魚之身。中侯雒師謀：

呂尚出遊於雒，戊午，有赤人出，授吾簡，丹書，曰：命由呂（逸書考本葉二七）。

是呂尚所得雒書，乃神人所授簡書。同謂之雒水所出書也，而或曰出于黃龍，或曰出于鯉魚，或曰出于神人，是雒書說之又一變也。

俞氏以易繫辭之所謂雒書爲地理書，雖不可能，然讖緯之雒書，則不無序述地理之說。雒書靈准聽：

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逸書考本葉三下）。

雒書甄曜度：

政（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糜星。汶山之地爲幷州，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星。……（逸書考本葉五上）。

此類是也。拾遺記卷二：

> 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

此亦可視爲讖緯雒書之遺文賸義也。現存雒書，同時復有古代神話、帝王歷運、天象占候諸說，作者不止一人，故不免羣言龐雜也。

讖緯雒書之託，未知始于何時。後漢書張衡傳，上疏云：

> 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秦取漢，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目道術立名，其所著述，無一讖言。劉向父子領校秘閣，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集解：惠士奇云，錄圖幡薄見呂覽；亡秦者胡亦錄圖中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大興）。……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

如張氏此說，是謂自漢哀、平以前，無所謂圖讖也。案張說殊誤。惠氏以爲『起戰國，至哀、平而大興』，是也。卽如雒書，槩往作河圖解題，嘗推測河圖之託，謂當肇于始皇之世。考戰國、秦、漢間人之文，往往河圖、雒書並稱：

> 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易繫辭上）。
>
> 老子曰：至德之世，河出圖，洛出書（文子道德）。
>
> 管子對（桓公）曰：……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管子小匡）。

讖緯書亦然：

> 故聖王觀河洛也（河圖祿運法。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
> 河龍、洛圖龜書，聖人受道眞圖者也（易是類謀。逸書考本葉七）。
>
> 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春秋說題辭。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
>
> 河龍圖出，洛龜書威，赤文象字，以授軒轅（尚書帝命驗。逸書考引清河郡本）。

案戰國、秦、漢間人之言符應者，以河圖與雒書相提並論，蓋謂自古聖帝明王，道德周浹，則河圖雒書相繼而出，嘉瑞若茲也。以此言之，始皇之世既有河圖之託，則託雒書者，蓋亦有之矣。見存雒書，其文有云：

> 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注：金鏡，喻明道也（逸書考本葉十二上）。

案『亡秦者胡』，始皇時方士所託河圖文也（史記本紀三十二年紀）。以此一事例之，則雒書此文，謂亦始皇末年所託，未必無此可能也。始皇之阬儒生，實則阬方士化之儒生耳。方士之徒忿而託此，以醜詆始皇，不爲異也（讖緯書于漢多訞辭，于秦有惡言，參河圖稽命徵及河圖考靈曜解題）。

管子小匡：

> 桓公（謂管仲）曰：……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鸑鷟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藋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有者（注：三祥、謂龜龍、圖書、乘黃也），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案管子此文言灾異、祥應，充滿讖緯思想；龍龜負河圖、雒書之說，亦唯讖緯書有之，蓋秦漢間方士託此，而劉向亦未能辨。史記封禪書中管子言封禪之說，亦燕齊方士所僞造（梁玉繩史記志疑已論之），其例同此也。

漢書鼂錯傳，文帝十五年上對策曰：

> 愚臣竊昌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此漢文帝世鼂錯已稱引讖緯雒書之證也。案鼂氏此策所擧似之瑞應物事，亦一望而知其爲讖緯書恆言。曰『河出圖、洛出書』，亦卽讖緯書之所謂河圖、雒書耳。曰『五帝神聖』則出此圖書，亦唯于讖緯書中僅見。先秦舊籍，無此說也。見存讖緯佚文，其言河圖者，有黃帝之河圖，倉頡帝之河圖，唐堯、虞舜並亦有河圖（別詳河圖解題）。其言雒書者，黃帝時有之，蒼頡帝時有之，唐堯以下，並亦有之（例已前見）。鼂氏之策，其根據在此也。

雒書亦稱丹書，淮南俶眞篇：

古者至德之世……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洛出丹書，河出綠圖。

此漢武帝世淮南王安稱引讖緯雒書之證也。曰『洛出丹書』者，讖緯書謂雒書字赤也（中侯握河紀、中侯運衡等。已前見）。河圖字綠，故曰綠圖（別詳綠圖解題），是其比也。雒書字赤，河圖字綠之說，亦唯讖緯書有之，故知淮南之所謂『雒出丹書』，所謂『河出綠圖』，非讖緯書莫屬也。

漢書翟方進傳：

莽依周書作大浩曰：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注：昆侖，河所出；重壘，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古讖著言，肆今享實。

案王莽喜符命，故一時狡猾之徒，皆假此以爲阿諛苟合之資，而所謂河圖、雒書，亦由是出矣。曰『古讖著言，肆今享實』，則知其所謂河圖、雒書，卽與讖緯同性質之河圖、雒書矣。續漢書律曆志中：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劉歆治曆，『研幾極深，參目易道，目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推廣九道』。西漢季世既有雒書，此其顯證矣。

讖緯類之雒書，雖是始皇末年以來已有迹象可求，至于部帙，則自東漢光武以後，始約略可考。續漢書祭祀志上：

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感此文，乃詔（梁）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集解：黃山曰，其言河洛者，謂河圖、洛書之學。七經皆有讖，而以河洛爲宗。河洛五九，六藝四九，都凡八十一篇，張衡所奏定。衡傳載衡疏，論圖讖得失最詳）。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皇帝唯愼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目承靈瑞，目爲兆民。……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目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晳（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藝四九，共八十一篇）。

依光武三二年封禪泰山刻石之文及張衡上事，是其時河圖與雒書，共爲四十五篇，合七經讖三十六篇，都爲八十一篇；別有十卷，不甚可了，則其篇目不知當何

屬。易繫辭傳正義等引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春秋緯所說河圖、雒書篇數，與光武時所見篇數不相應，蓋春秋緯前出，所見止此。厥後依託者衆，篇目寖增，至光武時則已數倍于前矣。隋書經籍志：

> 說者又云：孔子既敍六經，以明天下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于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

案此云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合計爲十五篇；又云別有三十篇，是合計亦爲四十五篇，與光武時所見篇數密合。如隋志此說，是河、雒十五篇者爲『本文』，別有三十篇者則『增衍』之文。語其實則壹是皆方士之徒所託，以爲黃帝、文王、或孔子、九聖者，皆誣也。

漢以後，卷帙分合，諸家所見不同。梁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見隋志一河圖二十卷下元注。河圖洛書之屬四十餘卷，存，見眞誥稽神樞第一。自爾以後，不見著錄。今緯書集成本，其目尙有：

(1)洛書靈准聽（槃案『靈』，或作『天』，或作『零』）。

(2)洛書甄曜度（槃案『甄』或作『乾』。『曜』或作『耀』。或作甄曜度讖）。

(3)洛書摘六辟（槃案『六』或作『亡』，或作『三』）。

(4)洛書寶號命（槃案『號』一作『予』）。

(5)洛書說禾

(6)洛書錄運法

(7)洛書錄運期（槃案一作錄運期讖）。

(8)洛書雒罪級

(9)洛書紀

(10)洛圖三光占

(11)洛書說徵示

(12)洛書兵鈐勢

(13)洛書

⑭孔子河洛讖

以上都十有四種。而余之所見者，更有如下七種：

⑴雒書稽命曜（經義考毖緯）。

⑵雒書居處法（易乾元序制記）。

⑶河洛內記（抱朴子遐覽）

⑷老子河洛讖（南齊書符瑞志）。

⑸河洛交集（後漢書儒林景鸞傳）。

⑹河洛解（朱倉注。見華陽國志廣漢仕女贊）。

⑺尚書雒書（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緯候圖讖雒書類引）。

雒書甄曜度（『甄』一作『乾』。『曜』一作『耀』，一作『燿』）　甄曜度讖

敍　　錄

〔孫瑴古微書卷三六〕緯書以曜稱者凡四見：曰靈曜，曰文耀，曰耀鉤，曰耀嘉，未有博極軌度者。惟洛書所溝，旁蠡周天，罔不悉具。

〔朱彝尊經義考說緯〕洛書有甄曜度……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劉師培左盦外集一詩緯星象說〕史記律書次星象，其二十八舍之次分應四時，以東壁、營室、危屬十月；虛、須女屬十一月；牽牛、建星屬十二月；箕屬正月；尾、心、房屬二月；氐、亢、角屬三月；軫、翼屬四月；七星、張，注屬五月；弧、狼屬六月；罰、參屬七月；濁、留屬八月；胃、婁、奎屬九月。星名參與世經殊。其以狼、弧、建星爲律列宿，則月令章句所引甄耀度（見玉燭寶典二），其說亦同；知漢代緯書說星象，均與律書符合。惟春秋佐助期、春秋潛潭巴二書星名，與三統同。

槃案書佚。舊有說郛、古微書、諸經緯遺（劉學寵）、緯書（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經編緯書類（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逸書考、緯攈等諸輯本。安居、中村二氏于綜合說郛、古微書、逸書考、緯攈四種本外，復據日鈔本占經輯得三十餘事，是爲緯書

集成本。

甄曜度，『甄』一作『乾』。鄭注：『「乾曜」，周天列宿也；「度」，限次也』（逸書考引清河郡本）。是鄭氏所見本作『乾』也。續漢書律歷志中第二引作『甄』，集解：

惠棟曰：『乾』作『甄』，當是避太子承乾諱改。先謙曰：官本『甄』作『乾』。案宋高似孫緯略卷二御撰晉書條：

晉書之首，置以『御撰』。今觀天文志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爲『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爲『甄』，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也。只是史官所修，閒有經御覽裁整者，謂之御撰則不可也。

惠氏避諱之說，蓋本此。然而有未盡然者。

『乾曜』本漢人恆辭。楊雄蜀都賦：『上稽乾曜』（文選）。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刊石表銘，與乾運燿』（隸釋卷十），亦其義（晉書八王傳論『乾耀以之覆傾』，本舊辭）。周天列宿，其運行皆有限次、度數，故曰『曜度』。漢書藝文志曆譜家，耿昌有月行度，傳（傳）周有五星行度；三國吳志步騭傳『七曜循度』，『曜度』之說，此類是也。『曜』或作『耀』，或作『燿』，字通。

『甄』，雖鄭玄所見本作『乾』。然三國蜀志先主備志、宋書天文志一、符瑞志上及玉燭寶典卷二等引並亦作『甄』，此豈可謂亦由避唐太子承乾諱而改？案『甄』，表也（文選西征賦注等引尚書緯鄭注）；或曰紀也（御覽七八、路史後紀三注引春秋命曆序鄭玄注），並可通。謝承後漢書王翰傳：『陳災異，甄吉凶，有驗』（後漢書樊英傳注引）；楊震碑；『博學甄微』（隸釋卷十二）；熊君碑：『綜覽百家，無所不甄』（前引書卷十一）；獻帝傳：『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察圖緯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三國蜀志先主傳，劉豹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是『甄』亦漢人恆辭，而獻帝傳『河洛所表』、『河洛所甄』；先主傳『河圖、洛書』『孔子所甄』云云，尤足證雒書甄曜度作『甄』之不爲無據。此不可謂亦是避諱所改。若都作『乾』讀之，則文不成義矣（宋書曆志下引祖沖之曰：『夫甄曜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典』。曰『甄曜』、曰『度』，此亦明據舊義，不可改）。然『甄』之與『乾』，形音並相近，故傳寫易譌。康成所見，豈譌文邪？

甄曜度之託，朱彝尊以爲『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案續漢書律曆志中：

>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孝武皇帝據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目易道，目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推廣九道……

劉歆治曆既參考雒書甄曜度，是西漢哀平之際，既有甄曜度其書矣。然續漢書祭祀志上云：

> （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先上（泰）山刻石，文曰……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修符合』，蜀志先主傳引作『備合爲』）。

占經卷七六引雒書甄曜度云：

> 雜星之休也，四星聚，見于牛女之次，而晉元因以王吳；四星聚，見于參觜之次，而齊主因以王魏；景星見于箕尾之次，而慕容德因以復燕。

又云：

> 雜星之咎也，弧星突入東井，而苻堅遂以亡秦。

案『九世會』，九世謂光武，見後漢書本紀（紀云：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之孫也）；『勉刻封』，勸誘光武當封禪刻石也，事詳續漢書祭祀志上建武三十年、三十二年；晉元王吳，謂晉元帝以琅邪王爲晉王，卽位建康也，見晉書元帝本紀；齊主王魏，蓋謂三國魏少帝齊王芳，見三國魏志三少帝紀；慕容德復燕，見晉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記；苻堅亡秦，見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由是言之，甄曜度雖早在西漢末年既已出現，而後漢、魏、晉間人增竄之文字，亦有之矣。

古微書于洛書甄曜度外又有甄曜度讖一種，所引二事，一曰：

> 赤三德昌，九世會，備合帝際（元注：指劉備也）

二曰：

> 沙流不言，小人起擅。百川亂不言，小人執政。

案第一事見三國蜀志先主傳，本作洛書甄曜度（續漢書祭祀志上引同）。作甄曜度讖者，

係古微書所妄改，非舊也。第二事，逸書考附雒書曜度篇後，注云：『錢氏曰，見抄本書鈔百五十九』。案甄曜度讖卽雒書甄曜度，書鈔省『雒書』二字、加一『讖』字耳，豈二書邪？

雒書靈准聽（『靈』一作『零』，一作『天』）

敍　　錄

〔宋均注〕靈之所准，可以測聽。

〔孫瑴古微書〕所述多太古溟涬以上，故言其幽靈忽怳，不可爲象，而但溢于聽。謂聽之以氣，非聲也。

〔胡應麟四部正譌〕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眾也。蓋此又宋世僞撰乾坤鑿度者依仿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

〔朱彝尊經義考毖緯〕按洛書靈準聽，乾鑿度引其文，則鑿度之先已有其書。

〔鄭珍鄭學書目洛書靈準聽注〕七錄有河圖、洛書二十四卷。隋志二十卷。朱氏經義攷列其目凡數十種，靈準聽居其一，引其文氣五機七云云，鄭元注曰：氣五，寓之五行；機七，二十七里也云云。羅苹路史注亦引洛書靈準聽鄭元注數語，知康成注有此緯。

〔安居香山緯書中生成論的全盤考察〕鑑於洛書靈準聽之內容，乃除『太極具理氣之原』一句仍有商榷之餘地外，其他幾乎與河圖括地象相同。所以假如太極與理氣有關之想法，絕對不能遡上到西晉以前，則此一部分就是後世所竄入。然而，正如我當初既下假定，設使認爲普通緯書之成立，在於前漢中期乃至後期，但不得以爲所有緯書以及緯書說皆成立於該期左右，而有宏汎地自從前漢以至後漢之長期間，漸漸成立之可能性（也可以這樣想）。所以此兩項資料，究竟成立於何時，雖然無從遽斷，若由其中所包含之各種思想加以分析，當可認爲成立於前漢時期諸思想之集成的構成之下者。因此，我寧可認爲是成立於前漢中、後期以至後漢之時期。再者，如果將洛書靈準聽之成立，拉下到後漢末期，則距西晉不甚遠。然則其有太極與理氣關係之思想，固不足爲奇。不過，因爲此項資料是僅有之孤例，所以仍無從確定，只好存疑（重澤俊郎於董仲舒研究一文云：『總而言之由於董仲舒有關氣之論議，可見當時本體論的關心，相當被昂揚。而且宋儒之理氣論，固非其創說，實是起源於漢儒，可想而知』〔周漢思想研究 p. 254〕。如此說法，俟諸將來研究，茲略而不論）（緯書之基礎的研究第五章）。

槃案書佚。舊有古微書、黃氏逸書考、緯攟、緯書、（殷元正輯、陸明睿增訂）四輯本。安居、中村二氏綜合前三本爲緯書集成本。

『靈』或作『零』（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據王隱晉書引），因形聲相近而譌；或作『天』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緯候圖讖雜書類引），蓋『靈』、俗書或作『灵』，字或漫漶，則可誤作『天』。『准』或作『準』者，亦俗書。

『靈』，神靈也。小雅小明：『神之聽之』；詩推度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逸書考本葉七）；宋書五行志敍：『從聽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辠』，神聽卽靈聽矣。

文有云：

太極具理氣之原，兩儀交媾而生四象，陰陽位別而定天地，其氣淸者，乃上浮爲天；其質濁者，乃下凝爲地（淸河郡本）。　注：具，猶備也（同上）。

此言天地生成，與易繫辭上之說不同，彼文云：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兩儀，日月；四象，金木水火（參正義）。是繫辭謂天地生于『太極』，不言『太極』卽『理氣』，與靈准聽之言『太極具理氣之原』者不同。太極與理氣有關之說，今可考見者，莫詳于西晉顧榮。晉書紀瞻傳：

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形，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淸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闔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弼）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謂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宜以此爲準也』。

案顧榮演繹老氏之說，當然亦言之成理。然以爲此卽易繫辭之本義，則不無可疑。紀瞻曰：

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共同一致，稱易準

天地，無復其餘也。夫天淸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旣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指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

紀氏駁顧氏之說，亦可謂直截了當。然文選十九勵志詩李善注引鄭康成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極中』，謂太極。『極』訓『中』，亦見洪範僞孔傳。鄭康成已以『氣』釋『太極』，是顧氏之說亦有所本矣。論衡談天：『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又曰：『儒書又言，溟涬濛鴻，氣未分之類也』。王充所謂『儒書』，蓋卽所謂『說易』之書，是至晚在東漢之初，已有此一宇宙論，非自康成始矣。

復次逸書考引淸河郡本靈准聽，原篇目下題云：『漢司農北海鄭玄注。北魏博士宋均校』。又引注云：『均曰，靈之所准，可以測聽』。正文『太極具理氣之原』條注云：『具，猶備也』。此注不標名氏，以下注十數事並然。逸書考以宋均注已標明『均曰』，則其不標名氏者『皆鄭注可知』。案黃氏說，當是也。由是論之，靈准聽一書之出見，至晚亦當在康成以前，可無疑已。

宋均，康成弟子，曹魏時爲博士，亦嘗注讖緯，淸河郡本靈准聽引『宋均校』者，是其人也；而以爲『北魏博士』者，誤也（詳前河圖解題宋均、宋衷附考）。因並記。

六十三年十一月初脫稿。

本文之完成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